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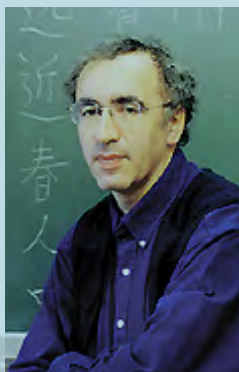
法国汉语教学的

The Current Situation, Teaching Standards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RANCE

现状

教学
标准

学科
建设



白乐桑
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
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
Joel Bellassen
General Inspector of National
Educat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ance
Vice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编者按：

法国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尤其近年来，“汉语热”更是快速升温。为此，法国教育界在汉语教学上做了许多努力。作为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 and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教授一直致力于法国汉语教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日前，白乐桑先生专门为即将赴欧的汉语教师志愿者做了一场题为“法国汉语教学现状、教学标准及其学科建设”的专题讲座，梳理了法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介绍了法国汉语教学各阶段的特点及现状，并分析了当前法国汉语教学所用的教材和手段，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现将讲座内容整理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EDITOR'S NOTE

The French have been long interested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raze for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booming in France. Therefore, the French education circle has made great efforts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f. Joel Bellassen, as the General Inspector of National Education for Chinese Languag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ance, and the Vice 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as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ncern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France.

Prof. Joel Bellassen has lately given a lectur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eaching Standards and Discipline Building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rance* for these Chinese volunteer teachers who are departing for Europe soon. In his lecture, he review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France and introduced its features and state at different stages. He also analyzed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adopted in France with his unique insights. Now, we are sharing this lecture with you.



很

多人认为，欧洲国家之间都是大同小异，但其实各国间也有不少差异，比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包括汉语在当地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各国之间也都有一些差异。而国际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作为 21 世纪的人才，在这个全球人才大幅度流动的时代，必须真正了解当地的文化，至少是与汉语教学相关的特点、历史和文化。

法国在汉语教学中很早就突出了汉字。我经常听到“中文难学”的说法，但这主要是在中国听到的，相反在国外这种说法并不多。比如对汉字的印象，如果在巴黎随便问一个行人，第一会先说“美观”，第二会说“神秘”，第三可能会说“难学”。对于汉语学习者，我也做过调查，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绝大多数会先说“难学”。所以我一直赞同这个说法：汉字是距离非常疏远的文字，但距离疏远并不等于难学。

一、汉语是第二文字语言

引用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一句话：“对汉人来讲，文字是第二语言”。

我觉得索绪尔这句话讲得很好，非常符合我在汉语教学方面的一些观点。教汉语就是同时教两门学问，这不像拉丁字母的语言。我去年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汉语是第二文字语言，而无论是英语、德语还是法语，除了一点小差异之外都是拉丁字母；我们学阿拉伯语就是学习第二文字语言，俄语也是第二文字语言。当然都是字母，但不是拉丁字母；而学习汉语那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我也用过这么一个比喻：汉语不仅是距离很疏远的语言，而且是像电脑一样呈现分区状态的。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教汉语时教授了一些词汇，但和所学的汉字没有直接的关系。在法国，为了保证效果，我一直主张小学汉语教学里的“语”和“文”要绝对地分开。教学和医学一样，关键在于效果。由于孩子的思维还没有发展完全，学会说话、培养听力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文字就不一样了。应该从基本字出发，以字根为条件，列出字组，如木、林、森、本、末等等，这比让孩子在学说“你好”，“谢谢”，“几岁”阶段时学写“谢”字是更容易接受的。这也证明了汉语在一定程度上要承认其分区状态的特点。





二、法国汉语教学的背景和特征

不少西欧国家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兴趣一直非常浓厚，法国在这方面的背景就更特殊了。我认为“汉语热”这个表达不太准确，因为法国对中国文化、语言已经热了几百年了。2003年、2005年是“中法文化年”，影响超过了最乐观的预计，“中法语言年”也刚刚闭幕，反响非常大。在此我们先不说文化，说说语言。

和美国不太一样，欧洲到现在还深受拉丁文、古希腊文教育的影响，所以重“文”。法国有一个专业和科目一直非常先进，就是对外法语教学专业。因为它不是立足于学校的，是直接从社会需求出发的。我们所有本科专业，包括外语在内，在高等教育阶段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我们经常向对外法语学科学习，吸收他们良好的经验，无论是编教材还是课堂教学等。

法国在汉语教学方面最大的特征：一是规模，二是历史。法国汉语教学的规模在西方国家中可能是最大的，现在在法国，汉语虽然是所谓的“小语种”，但其实并不那么“小”。我来自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这个学院教授的语种有95个。如果把法语、德语说成是小语种，那么爱斯基摩语、土耳其语是什么？我们应该摒除“小语种”这个名称，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界。当然，中文教学在法国的规模远远比不上英语、西班牙语，可是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

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硕士生半年前因为选题问题来找我，我给他出了一个建议：研究法国媒体最近六年

关于汉语教学的报道，借用记者使用的软件检索。没过几天，他就给我来电话，说他非常惊讶，通过搜索核心词“中文汉语教学”，没想到能收集那么多的文章。也就是说，法国各地的报纸报道的语种最多的除了英语以外可能就是汉语教学。虽然这和汉语的实际规模相差较大，但我认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也能反映法国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兴趣。

三、法国汉语教学的历史

法国最早设立汉语汉字教授席位是1814年，至今已将近200年了。当时作为第一位教授的法国人，雷穆莎先生(Rémusat)是怎么学汉语的呢？他没有汉语拼音，也没有去学别的拼音方案，而是直接学汉字。这个人本来是学医的，他的爱好是植物学，特别是喜欢植物表，有一天他从收藏家那儿买到了用中文写的，比较旧的植物表。当时他对汉字一窍不通，可是他说早晚有一天会读懂这个植物表。他学汉语的起点是汉字，恐怖吗？难学吗？正相反，是挑战。

我发现这几年学术论坛上忽视了这个动机——挑战。我前年参加了一个北欧研讨会，有两位学者就做了关于学习汉语动机的调查，他们的调查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学习者正是因为汉语与自己母语疏远才去挑战的。所以，不能忽视“挑战”这一重要动机的作用，汉学家雷穆莎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三位中国人，对法国的汉语教学影响很大。一

个是沈福宗，据我所知他是最早去西方国家传播汉语和汉字的。他是一名教徒，来到巴黎在当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面前表演了两件事情：第一，用筷子吃饭。据说当时路易十四十分惊讶；第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就是用毛笔写汉字。法国贵族阶层对汉字的概念可能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建立的。第二个人是黄嘉略。他是太阳王的翻译，并启动了《汉法词典》的编撰，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可以说，黄嘉略是法国正规汉学的鼻祖。还有马建忠。他编写了中国最早的语法书《马氏文通》，这并不是偶然的。他是先去法国学习法律，回国以后，中国的语法学就开始发展了。现在有专家鉴定《马氏文通》受到了当时法国语法学的影响，那时法国语法学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了。

四、法国中等和基础教育阶段的汉语教学

法国汉语教学历史是比较长的。第一个中文系是1843年建立的，这和1814年设置汉语教授席位意义一样重要。1958年，法国在中学开设中文课程，这在欧洲国家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都是第一次。所以，法国汉语教学的第二大特征，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等教育的汉语教学规模相当大。这就要求我们紧跟外语教学的主流，让汉语在法国的基础教育阶段作为真正的学科，和英语教学体系一样全面，包括制定教学大纲、教学目标等。

小学汉语教学当然是最薄弱的一环，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法国教育部刚公布了小学的汉语教学大纲；中法两国合作的精英项目——中文国际班中也有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代表了法国教育体系里最强化、最精英的外语课程。现在法国几十所小学开了正规的汉语课程。汉语在法国有的学校是第三外语，就是高中学三年；有的是第二外语，即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学习汉语（法国初中四年，高中三年），也有从初一开始的，也就是说一共要学习七年汉语。

五、法国汉语学习人数及分布情况

1999年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学习外语学生人数的情况是英语最多，西班牙语第二，但和英语有很大的差距，第三是德语，又远远少于西班牙语，第四是意大利语，第五是俄语，第六是葡萄牙语，而汉语是第九。但在不

到十年的时间里，汉语就超越了四个语言跃居第五，其中一个还是欧洲语言——葡萄牙语。这是2007年到现在的状况。不同的是，2007年以来学汉语的人还在继续激增，比如中等教育学生人数同比增长了13%。

1958年第一个汉语课程有23个学生，到今年刚刚超过3万。这33500名学生不包括法国的海外国际学校，如果包括的话还得再加上三四千名。今年汉语作为正规课程，或者第三、第二、第一外语的学校接近600所。有意思的是，不仅是数量，学习汉语的学生还有年轻化趋势。2012年第三外语（从高中开始学习汉语的）只占53%（以前是80%、90%），也就是说从初中开始学习汉语的现在接近一半，有47%。

法国是分学区的，相当于中国的省份。90年代的法国有不少学区是没有汉语科目的。东部学区汉语教学不是很兴盛，靠近大海的西部地区有不少学区开设了汉语课程。现在法国的情况是，最后一个没有汉语课的学区科西嘉岛，也正式公布了今年9月份要开课，其中一个作为第二外语，还有一个第三外语。

法国的汉语师资非常紧张，在所有的科目中，汉语的终身职业教师所占比例是最少的，只有1/3，这里不包括孔子学院老师。法国教育部设有汉语助教或外语助教，2008年有61个名额；高等教育阶段，中文系专业课程可能要增加到28个，非专业的汉语教授岗位也有150个，学习汉语的大学生总数接近2万人。

最近在巴黎东郊成立的一个大学中文系，第一年以英汉双学位招收的汉语专业本科生有30名，但那一年要非专业的选修汉语的学生有414名，所以在学习汉语学生当中，非专业生占大多数，这也反映了汉语有一定实用价值的普遍观念。

教学不是以描述为主，而是要看怎么描述。这就是所谓的专家语法和教学语法的不同。

六、法国汉语学科建设的基本特点和要素

自从1984年成立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以来，现在已有580名会员，他们在学科建设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举办一些国际会议，主题涵盖汉字教学、口语教学、师资培训等等。从1997年起，法国的汉语教学法、教学论专业也开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

法国在中等教育阶段形成了一个汉语督学团队，这个督学团队在学科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他们确定“学科之音”，是指任何学科所需的指导原则，包括总体思路等，也出过不少纲领性文件。

法国在80年代开始明确走“字带词”的路子，尤其是在初级水平阶段，脱离了分散识字教学。我们所公布的405个字、505个字、805个字、1555个字，这些汉字门槛的依据就是“字带词”。同样的，我们以频率和组合构词能力为标准，完全从教学出发，公布了一个104的偏旁表。

我经常说“琼斯”派和“王月文”派，这两者都是不同教材中人物的名字，从一本教材人物的名字就能知道这个教材的思路。“琼斯”这个名字绝对是不太照顾字的频率，也很少有中国人叫琼斯（Jones），所以这反映了关于文化设计方面的一种派别，认为学习一种语言不一定要去了解该国的文化。我是“王月文”派，王月文是中国人的名字，学习一种语言和学习与该语言相关的文化是分不开的。“王”“月”“文”这三个字共同点就是频率特别高，构词能力也不低。如果回到汉字难学还是容易学的问题，就看你是“琼斯”派还是“王月文”派，

用的教材是哪本？估计“琼斯”派会觉得难学吧。

每一个科目都有它的难度，对任何一个法国人来说，德文肯定也难学。我印象中拉丁文、

古希腊文也不好学，对我来讲英文也不是太好学。按难度来讲，数学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所以难学与否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怎样降低数学的难度、德文的难度、汉语的难度，这是我非常愿意和各位交流的问题。

我们的教学大纲经过每年在法国定期举办的培训班，逐渐让老师们接受“主动”和“被动”的概念。因为“主动”和“被动”在教学方面是最能保证效果的。比如“字”，现在有了电脑，汉语拼音的输入，我们可以区分所谓的“主动字”（按法文的说法），即要求会书写，而“被动字”只要求领会、认读；在词汇阶段，“被动”的词汇是先领会它的意思，也许过了一年，这个被动词就会转换成主动，这个转换的过程就由老师引导、控制；语法点也有“主动”和“被动”，经常说“把字句”的难度非常高。这要看是作为主动语法点还是被动语法点，如果作为主动，即要求会说，那很难，因为法文语法中没有类似的现象。作为被动的语法点，只是要求读懂“把字句”，那就很简单。文化点，也可以以这两种身份进行区分。

七、汉语教材

正因为汉语教学在法国的中等教育有一定规模，所以法国出版社自己出的汉语教材和工具书有不少，国际汉语教师和志愿者可以对这些教材加以分析，或者拿法国出版的教材与中国出版的教材进行对比。目前，法国普及型汉语语法教材主要有三本。

我的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运用了一种“滚雪球”的教学模式，体现“字带词”的思路，以其中一篇短文为例：

有一天我去日本东京看一个很有名的作家，那个作家看样子是西方人，他说他们国家是一个王国，在地中海，国王是黑人，他们国家人口不多，有不少火山，男人的想法、做法和女人不一样，生日的时候男人喜欢买酒杯，女人喜欢买插花，男的去图书馆看书，女的在家看书，女人生孩子的时候，男人去买花生，大人、小孩都来喝喜酒，他们国家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火车，工人们冬天不工作，老人都想去中国。他们那儿外国东



西不贵，可是人们不喜欢买外国东西，喜欢买本国的，大家都爱爱国，你想想这是哪个国家？

这篇短文是二十多年前写的，当时教材快要出版，已经明确了是“字带词”的思路，用高频、构词能力很强的字，以“滚雪球”的方式每三课书编一篇短文，一个生字都没有，真正做到阅读理解，而不是查生词练习。没想到的是，一直到现在都有人问我短文里的国家是哪里。说实话，我感到很惊讶，从来没想到使用者会真的以为有这么一个国家。其实我从头到尾只是从教学出发，为了让有限的字带词，只能编出这么一个短文。据说有的学生还分组讨论是哪个国家，非常有意思。我的编写原则很清楚，就是字的出现率。

八、教学手段

在法国，老师可以根据每堂课的实际情况来设计课堂用语，比如学生迟到了，老师可以让他用中文先表示歉意，然后简单地说出理由。老师还可以定期问学生一些语素游戏的问题，比如理发师和李克强总理有什么共同点？当然共同之处在于一个“Li”。可是用学生的母语问他们一个总理和一个理发师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并让他们用母语说说理发和总理有什么共同的意思？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意象思维能力。

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有非常权威的语法专家，归纳总结出所谓的专家语法，但对于汉语学习者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不如组织一些影视小品或表演小品，老师设计出剧本，幽默一点儿的，最多两分钟，融入一些“把字句”，学生不一定会意识到他们在表演中运用了某个语法，但这样学生不仅会记住这个语法，而且还学会了运用，因为他们真正体会、感受到了这个语言现象。

PowerPoint 在外语课中无论是词汇环节、语法环节还是文化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汉语教师也要学会 PPT 的用法，学习如何制作 PPT，以及在课堂上怎么应用。

九、挑战

我们要承认汉语的特殊性，但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中国大陆教材的主流其实是模仿西方语言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词汇表。词汇表中有一行词是中文，另

一边是外语。我们都知道中文的词是由不同的汉字组成的，每个字有它的意思。“总理”，有“总”和“理”，“理发”有“理”和“发”，但教材里并没有标明“理”的意思和“发”的意思。我觉得这样处理并不能真正地降低学汉语的难度，而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中文是表意的、语素突出的语言，但法文不是语素突出的语言。我们应该以此为起点，树立汉语的第二语言文字的教育体系。

同时，汉语教学或外语教学属于哪个学科其实在各国都有分歧，中国和法国的分歧就比较大。中国普遍的观点认为外语教学属于应用语言学，而应用语言学显然属于语言学；但法国学术界认为外语教学不属于语言学，至少现在还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学不包括文字。但我认为，只要和教学有关，就应该树立第二文字的语言教学，汉语作为最突出的例子，也可以包括日语、韩语、阿拉伯和俄语等等。

我不得不再次引用索绪尔的那句话：对汉人来说，文字是第二语言。以现代汉语国际教育的眼光认识汉语教育论定位的问题，也就是学科学的问题，在承认汉语个性的同时融入外语教育学科，这是我对汉语教学所属学科的认识。而对于语言学，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教学不是以描述为主，有时候根本不起作用，而是要看怎么描述。这就是所谓的专家语法和教学语法的不同。

汉语标准认证，也牵涉到汉语考试，这是任何一个语种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们要融入全球人才流动格局，也带动着现在外语测试的价值越来越高。我们的汉语标准认证将汉字能力独立作为一个技能，分辨写作能力及汉字读写能力，建立分级的识字门槛作为衡量书面语活动能力的依据和条件。当然，今后也要区分纸笔测试以及电脑输入型的测试。希望汉语教学今后能推广 podcasting 播客教学法，这是现在法国外语教育界非常热门的话题。

同时汉语教学也要紧跟欧洲语言共同框架的思路，突出个人经历，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还建议中国也出一本个人档案手册、个人语言传记，这已经成为工具或学术话题。■